



文物修復師陳宜柳，攝於藝流文物維護工作室。

修護，是參與歷史的一部分

訪文物修復師陳宜柳

Conservation: An Integral Part of History - Interview with Cultural Artifact Conservator Chen Yi-Liu

文 | 蘇曉凡 · 攝 | 劉璧慈

「在展示燈與工作燈下觀看文物的感覺是不一樣的，你會覺得它是活生生地在你面前，可以近距離觀察各種角度。」從事文物修護近二十年的藝流文物維護工作室專業修復師陳宜柳，談起與文物的近距離接觸，眼睛都在發光。「那真的好漂亮。」一本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，來自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·傑弗遜（Thomas Jefferson）的《古蘭經》，使用礦物性顏料在羊皮上書寫，從顯微鏡觀看綻放剔透閃亮。採訪時，回憶起那一刻，陳宜柳依舊感動。

陳宜柳大學讀的是美術，畢業後，自覺創作天賦不夠，為了能靠近藝術作品，轉而投考全臺第一個古物維護研究所—臺南藝術大學古物維護研究所（與博物館學研究所於2010年合併成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）。當初懷抱憧憬報考，爾後才知難度之高，「入學要考化學，我們這些美術系學生，化學知識根本是零分。」不只入學考，所上必修還有長達兩年的化學課。「文物修復不僅是傳統工藝，必須結合科學分析。」攻讀紙質文物修復的陳宜柳解釋，修復文物之前，必須先進行各種檢測，分析其紙質材質、酸鹼值、吸水性、顏料溶解性等，甚或儀器分析如：XRF（X光螢光光譜儀）分析顏料或黏著劑成分，再對應合適的修復方式，所有流程與科學脫離不了關係。

赴美國會圖書館實習， 習得古物修護的嚴謹SOP

千禧年之初，古物修護在臺灣才剛起步，美國文物修護的歷史比臺灣厚實許多，在啟蒙老師蔡斐文的建議之下，陳宜柳決定嘗試申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修護部門的實習名額，「我後來才知道，國會圖書館收件流程嚴苛，郵件需要通過層層安檢，可能需要幾個月，部門才會收到

紙本申請書。」機會有時來得令人意外，投遞申請書沒多久，美國國會圖書館修護師便來臺參加研討會，陳宜柳把握機會，當面再次遞交自己的修護作品集，並順利通過面試。

國會圖書館擁有全美稀有書籍的最大收藏量，堪稱修護專業學生的夢想之地。陳宜柳說，原先只計畫去半年，下半年回臺灣故宮實習，但第一日踏進館內，國會圖書館對於修護工作的專精與遠見，使她改變了主意，決定待滿一年學習——「除了提供我們個人電腦、個人辦公位置和個人信箱，跟正職人員一模一樣之外，更把一整年的schedule放在桌上。」最令她印象深刻的，是他們的書籍除酸作業，機械造紙致使紙質偏酸，為長期保存，藏品都需定期除酸，國會圖書館與除酸廠商Bookkeeper簽訂的合作年數高達三十年，「光是除酸這件事，就能知道他們對書籍的維護工作是有長期規劃的。」

在國會圖書館，修護師會與研究員與科學部門定期開會，在確保文物長期保存的優先前提下，討論、制定不同路徑的修復步驟——文物修復宛如科學實驗，最難之處在於因應文物的材質墨水與損毀程度，嘗試提出最為適當的修復方式——這套完整且縝密的修復流程，培養陳宜柳以最嚴謹的態度面對每一次修復。



- 1 | 2
- 1 修復文物前須先拂去塵灰。
 - 2 修復過程中，每翻開一頁都須小心翼翼。

3 | 4 | 5

- 3 除了紙張和書籍，攝影相片也是常見的紙質文物修護類別。
- 4 工作室中用來清潔文物的羊毛刷、長排刷、短排刷等。
- 5 在臺灣，紙質文物最常見的損壞情形是發霉與蟲蛀。



無關乎文物價值高低， 耐心修復只為長期保存

「有些藏家會問我：『文物修復完成會是什麼樣子？』我真的沒辦法明確預告這件事，每一件文物都是獨立的案例，其耐受性皆不同，因為還未測試分析，我們並不知道它對不同修復材料會產生什麼樣的反應。」讓物件能夠長期保存、不再受潮毀損，是她作為修復師的首要考量，「沒有學理背景的修復師為求效果往往使用高濃度藥劑，將文物漂洗得很乾淨，但那必定影響老化的紙張，造成提前纖維粉化。這不是我們站在文物保存角度所樂見的。」

由於臺灣氣候潮濕，受潮發霉與蟲蛀是最常見的紙質文物損壞情形，許多古籍送來，都已被蟲蛀得滿目瘡痍，必須先進行表面暫時性加固，將書頁一頁頁分離，清理排遺，最後再托上一層皮料紙。有時一個上午，僅能處理數百頁古籍中的幾頁或數公分見方的面積，是一項考驗耐心毅力，自己與自己奮戰的工作。文物修復繁複耗工，在工作室裡，甚至有擺放多年，還在持續修補的文物，但陳宜柳從不覺得挫折，一心只想著：

「只要東西沒有被燒成灰都有救。」她說：「對我們來說，無關乎文物的價值是高是低，只希望能救起來，救一件是一件。」

而不同的場館單位與藏家，對於修護的期待與目的有所不同，在執行修護之前，她花上許多時間與合作方討論、達到共識。特別是面對私人藏家，陳宜柳總不遺餘力說明溝通，協助藏家認識修護的意義，甚至把修護內容詳細分項，提供不同報價，讓客戶能夠有所選擇，「剛畢業時總認為修護就是要從頭做到尾才夠完整，後來覺得他們願意把文物拿來修護是很棒的觀念，應該視其預算與需求給予建議、給予選擇。」

修復不只是修復， 完整歷史面貌

「我們不只做修護，也會確認對方有沒有展示或數位化的需求，針對需求給予建議和處理。」修護的工作涵蓋極廣，除了修復作品，還包括資料整飭、檔案數位化、製作複製件與裝裱製作書盒等等，像是白色恐怖受難者陳孟和關押綠島時，以觸礁船板製成的小提琴，由於原件媒材粉化脆弱，目前展示

於國家人權博物館的複製件便是由藝流文物維護工作室協助製作。

這份工作擁有無法被量化的價值，在於文物所承載的歷史重量，以及推進的時代步伐。陳宜柳曾參與臺灣民主國黃虎旗的前期修復工作，團隊在修復過程中，意外發現黃虎旗背面另一尊虎像——正反兩面的老虎，展現當時堅毅的抗敵意志——黃虎旗作為臺灣博物館的鎮館之寶，是臺灣邁向民主的重要歷史，而作為修復師的陳宜柳，也在這趟推進歷史的隊伍中。

這幾年，陳宜柳更受許多場館之託負責教育訓練或開設修復工作坊，向一般大眾介紹、推廣文物修復，雖然同樣吃力耗時，但對她來說，能幫助社會更加了解文物背後的故事，都願意親力。她笑著說，平時忙著與場館看物件、開會、處理報價文件等事務，其實已無暇修復，都是等到半夜或週末，才有完整不被打擾的時間與文物好好相處。不過，待翻開古籍那一刻，一切繁雜與忙碌似乎都值得。

蘇曉凡

文字工作者。畢業於政大新聞所。喜歡故事、認識人和社會。曾任職於藝文雜誌、新聞媒體。



陳宜柳認為，修復古物，也是修復歷史的一部分。